

“网文剧场”栏目征稿启事

为繁荣网络文艺创作,发掘优秀原创故事人才,搭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优质内容平台,《都市晨报》特开设网络文学连载专栏,现面向广大作者公开征文。

1. 题材与风格不限,悬疑、现实、言情、科幻、奇幻、都市、历史等均可,凡内容积极健康、符合公序良俗、具备完整故事架构的原创作品均可参与。2. 坚持以故事为核心,情节饱满、人物鲜活、可读性强,优先采用剧本化表达,鼓励大胆创新,突出创意与脑洞。3. 作品须为原创首发,严禁抄袭、剽窃,文责自负。

《都市晨报》仅为优秀作品展示平台,优质稿件我们将推荐至正规商业平台,纳入短剧、微短剧等影视化孵化体系,助力作品出圈传播、商业转化,实现创作价值与社会价值、市场价值统一。热忱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、网络作家、青年创作者踊跃投稿,共推网络文艺高质量发展!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

山湖奇情传

——云龙山与云龙湖的传说

月嘉关

引子

上古时期,天规初定,神妖分明。跃入龙门,跻身仙界是所有水族精灵的梦想。

龙门是一个大虚空世界,专为水族精灵所设。

龙门共有风、雨、雷、电、冰、火六劫,由对应的六神分别布阵主试。龙门每五百年开放一次,跃龙门者至少需要千年以上的灵力。跃龙门者往往九死一生,轻则灵力尽失,重则魂飞魄散,不再进入轮回之道。因此,虽有千年妖龄,修为灵力不足者,断然不敢轻试。

纵是闯关成功者,也会出现两种结果。其一,直接化为真龙,获得仙籍,融入龙族一脉;其二,化身为蛟龙,虽不再受闯关之苦,但需再历五百年勤修,方可化为真龙,获得仙籍,融入龙族一脉。

舜帝时期,在柳湖(今江苏骆马湖)修炼两千余载的鲤鱼精清玄正盘坐于“玄幽洞”之中,壁上一柄玄铁弯刀微微震颤。他停止运功,向西遥望“涟漪洞府”,只因那里,住着他守护了两千年的倩影。

“为什么……”他低声自语,“为什么我生来是鲤鱼,需要千年苦修才有望化龙。而他——沐月一出世,便是真龙?”

这个问题,他已问过自己无数次。但每一次,都没有答案。

第一章 千年修炼各洞天

柳湖,方圆三百里,烟波浩渺。接东海之浩气,触彭城之龙凤。因此地灵气汇聚,自古便是水族精灵勤修之所。湖中洞穴奇多,只湖心两处洞穴最具规模。一曰“玄幽洞”;一曰“涟漪洞”。

此时,“玄幽洞”中,修炼天罡真元的鲤鱼精清玄幽君——清玄正盘膝而坐,古铜色的皮肤下真气流转,腰间一柄玄铁弯刀发出阵阵幽光。“涟漪洞”内,修炼碧波玄水诀的鲤鱼仙子——碧波倚床而卧,一柄碧水长剑置于身侧。

两千余年来,他们同饮一湖水,同习修仙之道。清玄对碧波的情愫,如湖底的水草,悄然滋长,蔓延无际。

清玄缓缓吐出真气,睁开双眼,走下床榻,来到“涟漪洞”。洞中碧色水草随波轻摇,碧波正望着洞顶出神。

“在想什么?”清玄轻声问。碧波收回眼神,瞧向清玄淡淡一笑:“在想三个月后的龙门之期。”

清玄在她身旁坐下,沉默片刻,忽然道:“碧波,跃过龙门之后,你……想去哪里?”

碧波微微一怔道:“倘若侥幸跃过龙门,须奉玉帝旨意行事,哪里容得我选择。”随机,眼中闪过一丝向往,“听说东海以水晶为宫,还有珊瑚万里。”

清玄的心也随之荡漾。东海,那是龙族所在,是水族精灵心中的圣地。

碧波的眼神中满是憧憬,脸上显出幸福之色,清玄瞧得痴了。他没有接话,只是静静地陪着她看洞外的游鱼。两千年来,这样的陪伴,他已习惯了。

第二章 血战妖蟒

一日午后,碧波正在湖面吸纳日光精华,忽听西岸传来一个妇人撕心裂肺的呼救声。她循声望去,只见芦苇荡深处,一条巨大黑影一闪而没。

碧波心中一凛,暗道:“不好,定是那蟒蛇精吞食婴孩。”

柳湖中有一条修炼了三千余年的大蟒,因胆怯,不敢去闯龙门。一年前,它不知从哪里得知消息——吞食婴孩可以增加灵力。自此,它时常在附近寻觅,吞食婴儿。

碧波跃入湖中寻找。

水底深处,那条大蟒现出真身,正盘踞洞中,嘴角血迹未干。碧波心疼婴儿,怒喝着拔出长剑,催动玄水诀向大蟒攻去。长剑化作道道碧光向大蟒头部刺去。大蟒喷出毒雾,挥尾反击,两人瞬间缠斗在一处。

大蟒灵力深厚,碧波渐落下风。危急时刻,一道玄光破水而来——却是清玄持刀来救!

“你怎么来了?”碧波又惊又喜。

清玄挡在她身前,沉声道:“感应到你遇险,怎能不来?”

清玄催动天罡真元全力运转,玄

铁长刀劈开毒雾,与碧波合力迎战。然而大蟒毕竟多修千年,二人联手仍不能敌。碧波与清玄连受重创,各自喷出数口鲜血。危急关头,清玄心中竟闪过一个念头:“这一战之后,跃龙门……怕是难了。”

至危之时,一道金光忽地自远方疾射而来,正中蟒七寸。大蟒惨叫一声,倒退数丈。

金光散去,一名白衣少年立于水中,他面如冠玉,手持匕首,周身御海真气流转。“孽障,还敢伤人!”喝罢,少年运转真气,匕首化作漫天光影,与大蟒斗在一处。

大蟒渐渐不敌,怒声喝道:“你是何人?我与你无怨无仇,为何要与我作对?”

少年冷声道:“我乃东海龙宫三太子沐月,你危害人间,岂能容你!”

大蟒听他自称龙宫三太子,心中惊惧,不敢再战,嘶鸣着冲出水面。沐月紧追而出,在湖面之上、半空之中,将它彻底斩杀。

岸边百姓眼见大蟒伏诛,纷纷跪地叩谢。

碧波与清玄浮出水面,正见沐月迎风而立,白衣飘飘。碧波的目光落在沐月身上,久久不曾移开。

清玄站在她身后,将这一切看在眼里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弯刀,没有说话。

(故事情节纯属虚构,未完待续)

清明雨 故乡情

翟长付

雨不大,淅淅沥沥的。我站在三楼阳台上,竖起耳朵听雨滴落地的声音。清明这个时节,总是会有雨,却又下不大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,杜牧写的就是细雨纷纷扬扬的意境。

中午,老伴儿和女儿打视频电话。女儿说,老家这两天下雨了,雨下得也不是很大。老屋河边那几棵老柳树的枝条,不知有没有被雨水湿透,想来应该会垂在河面上,随风点出层层涟漪。菜园旁边粗壮的桑树,水珠一定正顺着树干,在裂开的纹路里弯弯曲曲绕往根部流去。小时候,常听奶奶说,清明时节的柳条能辟邪,等天晴了,就有人折几条嫩绿的柳条,插在门楣上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,这

习俗一年一年传了下来。

去年清明节,回老家参加家族祭祀,天空也飘着雨丝。族人们一排排站在宗祠门口,细雨绵绵,有人撑伞,有人披着雨披。年轻人怕麻烦,就光着头站在雨中。

一位有点驼背的白发大爷站在前面,没撑雨伞。我走近一点,和大爷合用一把伞,大爷扭头看了看我,点点头,笑了笑。族老三爷的祭祀词,最后一句总是:请族人们前往先祖坟前祭祀。

穿过湿漉漉的田埂,鞋子越来越沉重。有人抬起腿,左右晃晃,甩去鞋底沾的泥土。田埂边的荠菜有点老了,麦苗间的野豌豆开出浅紫的小花。沟

渠旁的油菜花最为亮眼,金黄金黄的花瓣上,细小的雨珠像一颗颗水晶。祭祀的青烟被雨水压得很低,不再往上飘,纸灰在细雨里,也不再乱飞。青团被雨淋得没了热气,艾草的香气混着雨水,在鼻尖萦绕。

环镇河在这里拐了个弯,对面拐角处,油菜花田浮在雨雾里。那个戴着草帽、弯着腰的人,不知在油菜地里忙活什么,他没有参加祭祀,应该不是我们一族的人。

暮色降临,雨渐渐停了,小区游乐场的人多了起来,孩子们的打闹声,把我从家乡的回忆里拉了回来。回到屋里,手机响了,是二叔的电话。我习惯性把手机拿远一点:“吃饭了没有?回

来的票要早点买,别到时候买不到。”一听到二叔洪亮的大嗓门,我心里就踏实,嗓门大,说明八十岁的二叔,身体健康健康的。

人间的清明,是跨越时空,和云端之上的亲人对话。清明时节的绵绵细雨,是流淌在心里对家乡的思念。正所谓:清明雨,故乡情。

清明节我是一定要回去的。我喜欢清明时节的细雨纷纷,还有家乡的石桥、青石街被雨水冲洗得清爽的感觉。环镇河里飘着的河灯,灯火映着雨痕,远处偶尔传来孩子的哭声,被雨打湿,在水面轻轻荡漾,和虫鸣、狗吠,还有灶台上锅铲的碰撞声,凑成一曲清明独有的小夜曲。